

39名“最美逆行者”海报“霸屏”——

他们摘下口罩的样子真美！

□ 通讯员 王鹤丽 实习记者 苏若彤 记者 赵妍东方



“那是我爸爸，最帅气的模样。”“你看，左边第一个是我的妈妈。”“这是我儿子，他马上就要回家了。”……昨日上午9时起，我市主要地标建筑、主要交通干道、重要公共场所和医疗卫生单位等处的户外广告电子屏幕上，纷纷亮起我市援鄂39名“最美逆行者”的笑

脸。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医护人员的英雄形象，在电子屏幕上格外醒目。市民们看了直呼感动，纷纷称赞摘下口罩的他们，笑得温暖又灿烂。

昨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来到净土寺塔广场电子屏幕前，看到屏幕上正在播放着39

位医护人员的海报，广场上的市民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起来。

“这39名医护人员是我们高邮人的骄傲，他们为了抗击疫情，逆行援鄂，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带着孙子在广场散步的市民朱广兰对记者说。一旁的市民李国顺表示：“在电子屏幕上播放这39名医护人员海报，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这群新时代的英雄，做到学有榜样。”

下午5时左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的电子屏幕上也播放起医护人员的海报，一张张温暖的笑脸吸引了前来散步的市民。“为白衣天使们点赞！他们真的很辛苦，欢迎他们平安归来。”市民吉庆华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的一张张医护人员的海报感慨地说。“从今日高邮APP上得知，今天全市各大电子屏将播放援鄂的39名医护人员海报，我特地前来观看。他们的笑脸很美很温暖，值得我们铭记，我用手机都拍了下来。”市民刘蕾说。

屏幕上的一张张温暖的笑脸和一句句发自肺腑的座右铭，让市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这39名医护人员的同时事和家人。

“我们科室有4名医护人员援鄂，作为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时隔一个多月，从大屏幕上再次看到他们熟悉的脸庞，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骄傲。”在世贸金街电

子屏幕前驻足观看的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朱爱华难掩心中的喜悦。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爸爸孙跃辉的孙洲小朋友一看到净土寺塔广场大型电子屏幕上爸爸的海报，立即兴奋地呼喊起来：“那是我帅气的爸爸，爸爸是我的骄傲，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市中医医院的主管护师王红梅的女儿袁佳佳看到妈妈的海报也是激动无比。开学当天，班级里的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

夜幕降临时，净土寺塔广场、城市规划展览馆、吾悦广场、世贸金街等邮城地标建筑和商业中心的电子屏幕上集中亮起了39张“最美逆行者”的笑脸。屏幕中，他们的笑容温暖如春，给邮城夜景增添了别样的美。



杨家三代与汪曾祺的交集

□ 陈其昌

高邮有句俗话，你别贾家马家，意为你别以大户人家践。高邮名门望族，当属贾、马、王、夏、杨、李六大家，亦有八大家之说。杨姓家族好比一棵大树，根深、干直、枝分、叶茂，蓬蓬勃勃，名人辈出。我这里说的是杨家汝伦、汝绮、汝栩、汝祐和杨鼎川、杨早三代人与汪老的来往。其素材出自于他们给我的文章或信件，以及我对他们的采访或者他们与汪老之间的诗文。

乡情是共通的梦

汪曾祺表弟杨汝伦于2001年9月17日来信，向我询问有关大伯父杨骥渔的事情。他信中说：“好像他留着络腮胡子，擅长书法诗文，骥渔是他的字，应该是‘遵’字辈，但不知其名。”也难怪，汝伦离邮时才十多岁，他对骥渔知之较少。我后来告诉他，骥渔名遵路，字由之。他是汪曾祺老师高北溟的老师，是上世纪高邮文坛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主编过高邮较早的一份文学周刊《文孟》并销往全国。他与汪曾祺没有交往，只是骥渔在推出诗文润格的推荐人中，有汪曾祺祖父汪铭甫的名字。汝伦寻根问祖，也是一种思乡的流露。

他随信寄来一份《自贡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副题是“——记省‘跨世纪杰出老人’杨汝伦”。文章写他为人为官的业绩，并不是显摆，而是告诉乡亲，他是一位热爱党、爱国爱乡（含第二故乡）的党外人士。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剪烛西窗话当年》一文中，汪杨两人相见的场面。双方说出对方的的小名，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临别时，汪老为杨汝伦题写了条幅，把“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雨”误写为“语”。汪老加注更正，并说回京后重写，想不到这条幅成了绝笔。在另外一信中，汝伦向汪曾祺文学馆赠送了八件纪汪的文章、照片，“只有那条幅挂在客厅中，留作永恒的纪念”。

杨汝绮是一位与汪老平辈的表弟，他是个热爱家乡、酷爱艺术的人。他收到我寄的一些《珠湖》、馆刊后，给我来信，感谢我对高邮文艺界人士的介绍，让他勾起了对故乡的思念。他还说，汪曾祺的作品是他们全家都十分爱读的，杨早侄儿寄来一套《汪曾祺全

集》（北师大版），更加深了他们家乡的了解。他说汪文让人眼睛一亮，很平实、亦风趣、更深情。我以为他道出了杨家一代人颇有见地的话。汪老还为杨汝伦、杨鼎川和汪华的儿子一家三人都写了诗，给汪华一家的：“同文能重译，笔下走龙蛇。一事最堪喜，手擎二月花。”这也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的汪老自我写照。

交往时谈文说艺

杨家三代人交往时谈亲情、也聊天，亦常常谈文说艺。老八房的杨汝祐（高工）、任俊梅夫妇（高级讲师），在1981年10月曾与汪老有过密切交往。杨汝祐夫妇都是才子才女，他们得到了汪老的三份馈赠，一张合影，一幅字，两幅扇面。同时得此物者，汪家亲戚中很少有。我最欣赏一张合影。当时他们交谈甚欢，有人提议拍一张合影，杨先生有点腼腆，没料到汪老主动地挽起杨先生胳膊，“似乎套牢了杨家子弟的胳膊，就是牵住了母系家族的根系”。当然，汪老为他们画的扇面也不丑。一幅题为“几生修得到梅花”；另一幅题为：“秋色斑斓下的一行新鹰”。汪先生真的飞远了，他的画及题跋自然是留给文化界的遗产。

杨汝桐是通过《北京文学》编辑部，开始与汪老通信的。汪老接到汝桐第一封信后，回信道：“你对《邂逅集》记得那么清楚，使我感动。”汪老还就文坛对汪老编书的篇目有不同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讨论会几篇论文，有人是全程肯定，有人颇为忧虑，甚褒微贬，我都表示衷心感谢。”可是他笔锋一转，说：“我只能按照我想写的那样写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允许，那我不写。”耿直之气溢于言表。他们通信之间，从意识流谈到猪舌头（口条）。汝桐说，汪的回信给我暗自得意浇了一点冷水，但我很高兴，高兴于自己若有所悟，汝桐说汪老如此写法的作品才有味道。汪老的这种学问不是靠读书能达到的。最后，汝桐说汪老不仅“知己”，而且是“好之”“乐之”的，否则怎能写得如此兴趣盎然，以致他不得不佩服：“使我这个挑漏眼也终于挑不出，在汪老那个反映生活的领域

里，汪老是主人。”

敢于直言的杨汝栩是汪曾祺的表弟，他对我们办馆刊，希望不要“虎头蛇尾”。他说我们都老矣，总不能把这些东西带着去“仙逝”。于是，对他的稿件来稿必登。在他写的《河堤、河坝和河塘》一文中，他引用《说文》中的“塘，堤也”，对汪老用的新字“端”予以纠正。不幸的是，他看到那期馆刊后，没有几天就仙逝了。

杨汝伦的儿子杨鼎川时任佛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曾作为赴京交流学者有机会与汪曾祺晤谈，专门谈创作及比较文学，时为1994年12月13日午后4时至8时。此对话已收入《汪曾祺全集》（季红真主编，卷11第409页），我们办的馆刊也分期刊出。其中有《绿猫》，杨追问为什么要写这个绿猫，汪回答其写作时正在上海，很落魄，是为了表现当代知识分子有些茫然的情绪，用一种调侃的语言，有点玩世不恭。我原看不懂，总觉得怪怪的。杨鼎川除了与汪老对话，他还为大学生专门开设了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比较研究选修课。他说此做法在全国高校独一无二，不仅中文系的，理工系的学生都去听。我们办的馆刊分期刊出，无稿酬。

杨早已成新标杆

杨鼎川的儿子杨早，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话题》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创始人之一，曾多次来过祖籍地高邮，也曾赴京拜访过汪老。近年来，他与吉林大学徐强教授等人成为汪研的新标杆。《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中一下子收了她的两篇文章，或以第三人称，或以第一人称，文皆佳，言生动。《他见过老头儿，就两回》一中，他说是读着汪书长大的，但痴迷不及苏北，论述却不亚于苏北。对汪老的印象是“猴相”“精”，并指出“精”在何处？他读汪老在书上的题词：“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而他的《斯人也而有斯文》，比上述文章好。汪老送他一幅字：“邗沟杨柳乃依依，问君何日归去。”在送给杨早的另一幅绣球花的画上，汪老题：“绣球花云南谓之粉团花，以粉团花形容阿妹之美，似他处来闻。”杨早写了

不少纪念汪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汪研文章。

最近杨早在公众号上定期推出“关于汪增祺你需要知道的1000件事”系列文章，并准备贴三个标签：“读书唯亲”“自吹自擂”“粉丝心志”。其宏论细说，皆在引导更多文学新人踏歌而行。这位曾站在保全堂旧铺前留影的文学青年，已是闻名汪研界的的一根新标杆啦！

汪研要上新坡台

汪老给杨鼎川一首诗，诗云：“高坡深井杨家巷，是处君家有老家，雨洗门前石鼓子，风吹后院木香花。闲游可到上河塘，厨饌新烹出水虾，尚有机缘回故里，与君台上吃杯茶。”吟诵此诗，想起汪研会及其汪研工作又要登上新坡台。市作协主席周荣池说，现在高邮对汪曾祺的研究不够深，还停留在一般回忆性文章中。

2004年新春之际，杨鼎川教授寄来贺卡和一封长信，他说在开设汪研专题讲座后期末考试，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对汪曾祺的作品喜欢不喜欢，请你说说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有一半的学生选了此题，竟然都是喜欢，并说出了理由。

有一位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学生李斌说，他过去连汪老的名字都不知，但很喜欢汪先生的作品，其喜欢的理由是“他的小说同散文诗般音律的语言描述，平常朴素的美营造了一个音乐般的审美空间。”还有一个法律系黄克村说：“喜欢。且一见钟情。他的小说的语言活泼、温雅、平淡，却又揪住你的衣角，若即若离，立体感强烈，有一种流畅美。”他还说对汪老的作品：“你看，你听，你嗅，你思考，皆能发育。生命自觉满足，才更爱惜生命。”

其实，爱读汪老的书又何止佛山大学的学生，在我收到的来稿来信者当中，数以百计。现在，市文联主席赵德清主持的“汪迷部落”，已拥有数万计的汪迷。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汪老的作品的确具有“越久越香”的魅力。这也昭示我们，汪研会本身及其主管部门会继续重视、关注汪研的连续性、拓展性、多样性（纸质、网络），使汪研这项工作成为我们事业一部分，再上新坡台，再创新业绩。